

## 第四章 自負招亡 - 夫差的人物形象

夫差，吳王闔廬之子，吳國最末任國君。魯定公十四年，吳王闔廬伐越，越王句踐迎擊之於檣李。句踐使死士挑戰，三行至吳師，呼而自剄。吳師觀之，以致軍敗於姑蘇，闔廬傷指而死。三年後夫差乃報越王於夫椒。惟此後吳國內部由於太宰伯嚭通敵叛國，迫害賢良，又因其備受國君寵信，致使夫差身旁忠臣棄絕，小人當道；進而國政廢弛，人民離落。遂使一度十分強大的吳國國勢由盛轉衰，最後甚至步上亡國的命運。

在吳越爭霸的這段過程當中，《左傳》筆法曲盡了吳國內部腐化墮落的經過，系統而條理地羅列出夫差亡國之因；因此在整個過程當中，勾勒的重點並不在句踐如何含辱忍垢，以圖雪恥的奮鬥歷程；而主要在呈顯夫差如何斷送吳國江山的個人錯誤，以致讓句踐有東山再起的機會。而《國語 吳語》當中則是透過范蠡、文種的分析，讓讀者了解到吳王夫差怎樣一步步走向越國預先設計的圈套，終至滅國的命運。因此在《國語》的敘述當中，吳國之亡，越國蓄意的介入和主導，實占了很重要的因素。

而在《史記》的描述裡，太史公雖然也呈現了夫差性格上的弱點和個人的墮落，但是卻透露出吳國沉淪的主因和太宰嚭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；而對於夫差其人，司馬遷筆下卻似乎藏有幾分同情。以下試分論之。

### 一、錯信讒臣招致亡國

夫差其人和句踐一樣，在人生當中有著前後期的分野：句踐初時性格剛愎，

急躁難忍，卻於慘遭失敗後能一改前性，含恥忍垢，終能反敗為勝，一償前辱；而夫差的情形卻正好相反。他在闔廬死後三年內，本來算得上是個勵精圖治，戰戰兢兢的有為國君。《左傳》定公十四年有言曰：

闔廬傷將指，取其一履。還，卒於陘。去檣李七里。夫差使人立於庭，苟出入，必謂己曰：「夫差，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？」則對曰：「唯，不敢忘！」三年乃報越。<sup>1</sup>

這段史事同樣也出現在 吳世家 內，只是文字稍異而已。

傷吳王闔廬指，軍？七里。吳王病傷而死。闔廬使立太子夫差，謂曰：「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？」對曰：「不敢。」三年乃報越。<sup>2</sup>

然未見於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，惟見於《史記》的，則有另兩段文字；分別於 吳世家 及 越世家 。

王夫差元年，以大夫伯嚭為太宰，習戰射，常以報越為志。二年，吳王悉精兵以伐越，敗之夫椒。<sup>3</sup>

射傷吳王闔廬。闔廬且死，告其子夫差曰：「必毋忘越！」三年，句踐聞

---

<sup>1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頁391。

<sup>2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579。

<sup>3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579。

夫差日夜勒兵，且以報越。<sup>4</sup>

這兩段文字都強調了一點：夫差對於越王的殺父之仇是謹銘於心，絲毫不敢懈怠。這是太史公著意突顯的一面。然而為何要做這樣的突顯？吾人認為，如此方可從中看出太宰伯嚭對於吳國的滅亡須負起怎樣的責任。

伯嚭，吳國正卿，故楚大夫伯州？之子。魯昭公元年，州？為楚靈王所殺，嚭方奔吳，為吳所用。雖說梁木之傾，非惟一人之力，但太史公對於伯嚭其人的確多有？責之意。

魯哀公元年，吳王夫差敗越王於夫椒，報檇李之讎；越王句踐求和。關於這段經過，《左傳》是這麼寫的：

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，報檇李也。遂入越。越子以甲楯五千，保于會稽。

使大夫種，因吳大宰嚭以行成。吳子將許之。<sup>5</sup>

而《國語》當中，惟有 越語上 有云：

夫差將欲聽與之成，子胥諫曰：「不可。」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

宰嚭，曰：「子苟赦越國之罪，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。」太宰嚭諫曰：「嚭

聞古之伐國者，服之而已，今已服矣，又何求焉？」夫差與之成而去之。

6

---

<sup>4</sup> 《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》，頁 6 9 0。

<sup>5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頁 3 9 4。

<sup>6</sup> 《國語 越語上》，頁 6 3 4。

然而在《史記》裡，對於這段越國求和的經過，卻一再指向由於太宰嚭收受賄賂，從中慫恿，因此才導致了吳許越平的結果。

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。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，請委國為臣妾。吳王將許之，伍子胥諫曰：「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」吳王不聽，聽太宰嚭，卒許越平，與盟而罷兵去。<sup>7</sup>

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。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，求委國為臣妾。吳王將許之。伍子胥諫曰：「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」吳王不聽，用太宰嚭計，與越平。<sup>8</sup>

句踐曰：「諾。」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。膝行頓首曰：「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：句踐請為臣，妻為妾。」吳王將許之。子胥言於吳王曰：「天以越賜吳，勿許也。」種還以報句踐。句踐欲殺妻子，燔寶器，觸戰以死。種止句踐曰：「夫吳太宰嚭貪，可誘以利。請問行言之。」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，令種間獻吳太宰嚭。嚭受，乃見大夫種於吳王。種頓首言曰：「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」嚭因說吳王曰：「越以服為臣，若將赦之，此國之利也。」吳王將許之。子胥進諫曰：「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」吳王弗聽，卒赦越，罷兵而歸。<sup>9</sup>

因此我們可以說，在太史公的認定裡，是太宰嚭強化了夫差原本不甚堅定的意志，促成越國求和一事。除此之外，在司馬遷的筆下，似乎每當夫差意志不堅時，

<sup>7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 5 7 9。

<sup>8</sup> 《史記 伍子胥列傳》，頁 8 7 3。

<sup>9</sup> 《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》，頁 6 9 1。

太宰嚭總是扮演著催化的「敲邊鼓」角色。以下再舉一例以做說明。

《左傳》記載，魯哀公十一年，夫差賜伍子胥屬鏤之劍以死。此事原載於《國語 吳語》裡，然面貌稍有不同，當中並未見夫差賜劍一事，只提到是伍子胥自殺。但在《史記》的記述裡，實是太宰嚭從中挑撥，離間了夫差對伍子胥的信任，遂使夫差鑄下逼死老臣的大錯。

吳王弗聽，遂伐齊。敗之艾陵。虜共高國以歸。讓子胥。子胥曰：「王毋喜！」王怒，子胥欲自殺，王聞而止之。越大夫種曰：「臣觀吳王政驕矣，請試嘗之貸粟，以卜其事。」請貸，吳王欲與，子胥諫勿與，王遂與之。越乃私喜。子胥言曰：「王不聽諫，後三年，吳其墟乎！」太宰嚭聞之，乃數與子胥爭越議，因讒子胥曰：「伍員貌忠而實忍人。其父兄不顧，安能顧王。王前欲伐齊，員彊諫，已而有功，用是反怨王。王不備伍員，員必為亂。」與逢同共謀讒之王。王始不從，乃使子胥於齊。聞其託子於鮑氏。王乃大怒曰：「伍員果欺寡人！」役反，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。<sup>10</sup>

吳王將北伐齊，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，乃率其眾以助吳，而重寶以獻太宰嚭。太宰嚭既數受越賂，其愛信越殊甚，日夜為言於吳王，吳王信用嚭之計。<sup>11</sup>

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，因讒曰：「子胥為人剛暴，少恩猜賊，其怨望恐為深禍也。前日王欲伐齊，子胥以為不可，王卒伐之而有大功，子胥恥其

<sup>10</sup> 《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》，頁 6 9 1。

<sup>11</sup> 《史記 伍子胥列傳》，頁 8 7 4。

計謀之不用，乃反怨望。而今王又復伐齊，子胥專懷疆諫，沮毀用事，徒幸吳之敗，以自勝其計謀耳。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，而子胥諫不用，因輟謝詳病不行，王不可不備，此起禍不難。且諛使人微伺之，其使於齊也，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。夫為人臣，內不得意，外倚諸侯，自以為先王之謀臣。今不見用，常鞅鞅怨望，願王早圖之！」吳王曰：「微子之言，吾亦疑之。」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。<sup>12</sup>

照《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》所載，吳王夫差原無意置伍員於死地，一切乃肇因於太宰嚭的從中挑撥，惡意中傷；由是觀之，太宰嚭在司馬遷的筆下，不但為了一己之私讒害構陷伍子胥，迫害賢良；更常在夫差身邊煽動蠱惑，做出利敵不利己的決策；同時司馬遷也在吳國賜死伍子胥後緊接著一句：「於是吳任嚭政。」<sup>13</sup>似乎也在暗示，其後吳王諸多不當之措施，太宰應負最大責任。此外，《左傳》和《國語》均未言及句踐滅吳後有誅殺太宰嚭之舉，然而在《史記》當中俱言之：「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。」<sup>14</sup>；「越王滅吳，誅太宰嚭以為不忠，而歸。」<sup>15</sup>；「越王句踐遂滅吳。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，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，與己比周也。」<sup>16</sup>明白指出太宰嚭「不忠」。所以我們可以看出，司馬遷對於佞幸小人之危害邦國社稷，有著強烈的譴責與深惡痛絕的情緒。

再回過來看，前文提到夫差於其父闔廬死後曾有的振作圖強不僅早已蕩然無存，更由於夫差個人錯信讒臣才白白斷送了吳國的江山。若以這一點來作觀察，則司馬遷在《史記》當中的特出是很明顯的。

---

<sup>12</sup> 《史記 伍子胥列傳》，頁 874。

<sup>13</sup> 《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》，頁 692。

<sup>14</sup> 《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》，頁 692。

<sup>15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 581。

<sup>16</sup> 《史記 伍子胥列傳》，頁 875。

## 二、自矜其能，好大喜功

當然，若不是夫差性格上有其弱點，也不致讓小人有機可乘。關於夫差個人之罪，於《左傳》當中有最詳實的描述。前面曾提到，《左傳》系統而條理地呈現了吳國敗亡之因，就是指這個部分。

而和《左傳》不同的是，《國語 吳語》其始即以越王句踐敗於夫差寫起。透過文種的分析，句踐決定與吳行成，這也是吳越兩國日後關係逆轉的重大關鍵。從越國文種與吳國伍子胥兩人的分析中，讀者可以看出夫差性格好勝的一面早已被對手句踐所洞悉，進而利用以作為牽制。於是夫差便一步步走向越國君臣預先設計好的圈套，終至亡國的命運。而伍子胥雖然早看穿越國背後的目的，並向夫差提出警告，然在未獲重視的情形之下，最後不免淪於抱憾而終的下場。所以可以說夫差種種策略的失當和吳國內部的亂象，是越國精心安排的結果。

太史公對於夫差性格的描寫大致上採取《左傳》的史料為其藍本；惟處理上有些許異同。對於夫差其人，《史記》大致上歸結出「自矜其能，好大喜功」的論點；而《左傳》當中的夫差形象卻是一個極度暴虐無道的君王，不僅淫逸奢靡，更無視於黎民黔首的需求，只知滿足其個人嗜欲：

子西曰：「二三子恤不相睦，無患吳矣。昔闔廬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室不崇壇，器不彤鏤；宮室不觀，舟車不飾，衣服財用，擇不取費。在國，天有菑癘，親巡孤寡，而共其乏困；在軍，熟食者分，而後敢食；其所嘗者，卒乘與焉。勤恤其民，而與之勞逸。是以民不罷勞，死知不曠。吾先大夫子常易之，所以敗我也。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，宿有妃嬪嬪御焉。」

一日之行，所欲必成，玩好必從，珍異是聚，觀樂是務，視民如讎，而用之日新。夫先自敗也已，安能敗我？」<sup>17</sup>

（逢滑）對曰：「臣聞國之興也，視民如傷，是其福也；其亡也，以民為土芥，是其禍也。楚雖無德，亦不艾殺其民，吳日敝於兵，暴骨如莽，而未見德焉，天其或者，正訓楚也。禍之適吳，其何日之有？」<sup>18</sup>

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，曰：「佩玉繫兮，余無所繫之；旨酒一盛兮，余與褐之父睨之。」對曰：「梁則無矣，麤則有之。若登首山以呼曰：『庚癸乎，則諾。』」<sup>19</sup>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司馬遷筆下，對於夫差個人奢淫這部分的記述卻完全付之闕如。是故我們推斷：在司馬遷的認定裡，夫差之惡及吳國之敗，首推以不能用人任賢，再加之以愛好虛名，妄自尊大，終於危害社稷。以下我們再就《史記》當中的夫差形象來分項析論之。

#### （一）自矜其能，剛愎自用

《國語 吳語》篇末有言曰：

<sup>17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頁395。

<sup>18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頁395。

<sup>19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杜預注：「軍中不得出糧，故為私隱。庚，西方，主穀；癸，北方，主水。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，所以亡。」，頁411。



越滅吳，上征上國，宋、鄭、魯、衛、陳、蔡執玉之君皆入朝。夫唯能下其？臣，以集其謀故也。<sup>20</sup>

此言道盡了為君之道，在於能下？臣，以集其謀。若為人君者一意孤行，缺乏察納雅言之量，就會使國家前途有如奔車朽索，危在旦夕。

在《史記》當中就刻意突出夫差這種剛愎自用的形象。我們知道，越王句踐敗於夫椒之時曾有求和之舉。而吳國伍子胥也曾極力勸阻夫差不可接受越國的請和。在《左傳》及《國語》裡，分別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敘述的：

吳子將許之，伍員曰：「不可。」三月，越及吳平，吳入越，不書。吳不告慶，越不告敗也。<sup>21</sup>

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：「孤將有大志於齊，吾將許越成，而無拂吾慮。若越既改，吾又何求？若其不改，反行，吾振旅焉。」申胥諫曰：「不可許也。」吳王曰：「大夫奚隆於越，越曾足以為大虞乎？若無越，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？」乃許之成。<sup>22</sup>

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，《國語》的描述已相當聲口畢肖地表現出一位志得意滿的君王：他非但不把敗戰的越國放在眼裡；甚至還天真地認為，若越國膽敢有反狀，則吳國大軍一揮，即可擺平。可以說，在《國語》當中已把夫差性格上剛愎自大的一面完全地塑造出來了。而《史記》在表現夫差不願接受諫說，一味自

---

<sup>20</sup> 《國語 吳語》，頁628。

<sup>21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頁395。

<sup>22</sup> 《國語 吳語》，頁595 - 596。

矜其能的方式，是大量利用「吳王不聽」這樣的語句措辭來呈現。

我們細觀 吳太伯世家、越王句踐世家、伍子胥列傳 等篇章中所出現「吳王不聽」這樣的句式，就有高達八次之多；<sup>23</sup>而出現的位置總是緊跟在伍子胥的勸諫之後。下面舉例以作說明：

其後五年，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，新君弱，乃興師北伐齊。伍子胥諫曰：「句踐食不重味，弔死問疾，且欲有所用之也。此人不死，必為吳患。今吳之有越，猶人之有腹心疾也，而王不先越而乃務，不亦謬乎？」

吳王不聽。伐齊，大敗齊師於艾陵。<sup>24</sup>

十年，因伐齊而歸；十一年，復北伐齊。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，厚獻遺。吳王喜，唯子胥懼曰：「是棄吳也。」諫曰：「越在腹心。今得志於齊，猶石田，無所用；且盤庚之誥：『有顛越勿遺，商之以興。』」吳王不聽。<sup>25</sup>

在讀者閱讀之時，必然會因為接二連三出現這樣的語句，更對夫差其人產生固執、堅持的印象。何況這個措辭又是簡短有力的否定語句，其反覆提出本來就會造成十分堅決、不可通融的效果來。是以太史公利用這樣的文字敘述方式，間接地讓讀者了解到夫差剛愎自用，不能納諫的一面，也以此成功地塑造出夫差個人自負的性格與形象。

## （二）愛慕虛名，好大喜功

<sup>23</sup> 分別是 吳太伯世家 三次，越王句踐世家 二次，及 伍子胥列傳 三次。

<sup>24</sup> 《史記 伍子胥列傳》，頁 874。

<sup>25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 580。

正如同許多驕矜自滿的國君一般，夫差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與成就，不惜耗費過度的民力在征伐和炫耀之上；而這卻往往帶領國家走向危亡之路。《史記》關於這部分的記敘倒是十分周全地保留了《左傳》所述，其目的即在表現出夫差好大喜功，妄自尊大的性格。以下以論繫事，一一證之。

### 1．征伐無度，盡失外援

自夫差於夫椒戰勝越國後，志得意滿之餘，便連年舉兵對外發動大規模征戰，沉浸在欲為諸侯霸主的美夢之中。而夫差這種過度自我膨脹的心態很快就被越國君臣知悉並善加利用，最終目的就是希望能耗費吳國國力，使吳國陷入孤立無援的局面。是以太史公在《左傳》的記述之外，更添枝加葉地設計讓越國大夫逢同發表這樣的言論：

今夫吳兵加齊晉，怨深於楚、越，名高天下，實害周室。德少而功多，必淫自矜。為越計，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。吳之志廣，必輕戰，是我連其權，三國伐之，越承其弊，克可也。<sup>26</sup>

簡言之，司馬遷認為夫差失敗的主因即在於其「志廣輕戰」。不但三番兩次地遠征齊國，又侵陳伐魯，甚而動宋國的主意。然而一連串的攻伐行動，不僅使吳國的元氣大傷，民疲士苦；更使吳國因缺乏與鄰國關係的修繕而落得孤立的下場。

---

<sup>26</sup> 《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》，頁 691。

反觀越國君臣上下努力經營，讓越國實力漸雄，羽翼漸豐；可惜夫差不僅無視於心腹之疾日益壯大，對伍子胥的勸諫也不為所動；只把眼光放在遙遠的齊國，而忽略了「禍常起於至微」的道理。所以太史公化用《左傳》提到「心腹之疾」的論點，來說明吳王夫差好大喜功以致未見眼前之禍，正給越國反撲的機會：

（子胥）諫曰：「越在我，心腹之疾也。壤地同而有欲於我。夫其柔服，求濟其欲也，不如早從事焉。得志於齊，猶獲石田也，無所用之。越不為沼，吳其泯矣。使醫除疾而曰：『必遺類焉』者，未之有也。盤庚之誥曰：『其有顛越不共，則劓殄無遺育，無俾易種于茲邑。』是商所以興也。今君易之，將以求大，不亦難乎？」<sup>27</sup>

（子胥）諫曰：「越在腹心。今得志於齊，猶石田，無所用。且盤庚之誥：『有顛越勿遺。』商之以興。」<sup>28</sup>

所以，連年征戰對吳國而言是相當不利之舉，等到夫差引兵歸國時的局面已是「國亡太子，內空；王居外久，士皆罷敝」<sup>29</sup>、「吳士民罷弊，輕銳盡死於齊晉」<sup>30</sup>。為了追求諸侯霸主的美夢，不恤民力，征伐無度的結果，便是換來人民痛苦，將士罷於奔命；國家元氣大傷，最後慘遭敵人乘虛而入的下場。

## 2．目無周室，僭禮自大

---

<sup>27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頁407。

<sup>28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580。

<sup>29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581。

<sup>30</sup> 《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》，頁692。

魯哀公七年夏，吳國至魯國強徵百牢，此舉顯示了夫差不可一世，驕傲自大的氣焰。按以周禮：王合諸侯，享禮十有二牢，上公九牢，侯伯七牢，子男五牢，<sup>31</sup>而吳國強要以百牢，其僭禮自大之狀可見一斑。「徵百牢」之舉不僅足以顯現吳王非但未將周天子看在眼裡，還極度地自我膨脹，蠻橫頑強；而這種違反禮制的做法背後所意味的正是夫差的勃勃野心。不過此事《史記》與《左傳》的記敘有所出入。《史記》云「召魯哀公而徵百牢，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，乃得止」<sup>32</sup>；然《左傳》言魯國子服景伯以禮勸說，吳人不聽；後因考量吳國可能採取報復行動而終究與之百牢。二者的差別在於吳國有否自魯國得到百牢之饋？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「吳晉爭長」一事。《國語》提到是「吳公先歃，晉侯亞之。」<sup>33</sup>然《左傳》卻說：「乃先晉人。」<sup>34</sup>；太史公則採《左傳》的說法：「乃長晉定公。」<sup>35</sup>我們雖然尚未找到其他的史料來證明孰是孰非，但縱使毋論此二事之結果為何，均已足夠說明夫差極欲爭取霸主虛名，自大狂傲的心態；此外，魯哀公十三年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也是同樣的情形。他「欲霸中國以全周室」<sup>36</sup>，在在都顯示出夫差招搖的性格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相信司馬遷也注意到，在《左傳》中還有一段堪為夫差愛慕

---

<sup>31</sup> 《周禮 秋官 大行人》：「上公之禮：執桓圭九寸，纁藉九寸，冕服九章，建常九旒，樊纓九就，貳車九乘，介九人，禮九牢；其朝位，賓主之間九十步，立當車軹；擯者五人；廟中將幣，三享。王禮再裸而酢，饗禮九獻，食禮九舉，出入五積，三問三勞。諸侯之禮：執信圭七寸，纁藉七寸，冕服七章，建常七旒，樊纓七就，貳車七乘，介七人，禮七牢；朝位，賓主之間七十步，立當前疾；擯者四人；廟中將幣，三享。王禮壹裸而酢，饗禮七獻，食禮七舉，出入四積，再問再勞。諸伯執躬圭，其他皆如諸侯之禮。諸子執穀璧五寸，纁藉五寸，冕服五章，建常五旒，樊纓五就，貳車五乘，介五人，禮五牢；朝位，賓主之間五十步，立當車衡；擯者三人；廟中將幣，三享。王禮壹裸不酢，饗禮五獻，食禮五舉，出入三積，壹問壹勞。諸男執蒲璧，其他皆如諸子之禮。」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國70年，頁562。

<sup>32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580。

<sup>33</sup> 《國語 吳語》，頁615。

<sup>34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頁410。

<sup>35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580。

<sup>36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580。

虛名心態最生動的描述，故《史記》也分毫不差地詳述其事：

丙戌，(越)虜吳太子友；丁亥入吳。吳人告敗於王夫差，夫差惡其聞也，或泄其語，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。<sup>37</sup>

事實上，《左傳》的記敘只云及「王惡其聞也，自剄七人於幕下」<sup>38</sup>；然太史公添了「或泄其語」一語，就更令讀者聯想到：是好面子的吳王為了要在諸侯大會上保全顏面，所以才會連殺七人以絕其口；而留守國內的太子遭俘是何等急迫之事，但在夫差心中似乎比不上事跡敗露遭諸侯訕笑的危害要來的大。如此一筆，便將夫差性格表露無遺。

除了以上這些《左傳》有載的史事之外，另有一段《史記》僅見，亦足以說明的例子。《左傳》雖述及吳國伐齊、魯等事，然其事卻與子貢無涉；但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》中卻說：

子貢一出，存魯、亂齊；破吳、彊晉而霸越。子貢一使，使勢相破；十年之中，五國各有變。<sup>39</sup>

《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》當中這段精采的描述主要是在突顯子貢的「利口巧辭」。他準確地抓到各大國之間的利害衝突，進而巧妙地保全了魯國這個弱小的父母之國。太史公主寫子貢之餘，另一方面卻也側寫到了吳王夫差好名的心理。子貢便是利用這點，成功地說服夫差攻齊以保魯：

<sup>37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 580。

<sup>38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頁 410。

<sup>39</sup> 《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》，頁 882。

（子貢）遂行，至齊，說田常曰：「臣聞之：王者不絕世，霸者無疆敵；千鈞之重，加銖兩而移。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，與吳爭疆，竊為王危之。且夫救魯，顯名也；伐齊，大利也，以撫泗上諸侯。誅暴齊以服疆晉，利莫大焉。名存亡魯，實困疆齊，智者不疑也。」吳王曰：「善！雖然，吾嘗與越戰，棲之會稽。越王苦身養士，有報我心，子待我伐越而聽子。」<sup>40</sup>

夫差聽完子貢的分析，雖然深表認同；然而不免讓讀者好奇的是，夫差怎會對越國處心積慮，虎視眈眈於後有所顧忌？因為不論是在《史記》也好，《左傳》《國語》也罷，吳王夫差從未將手下敗將的越國視為敵手；他總是胸有成竹，目空一切，何以司馬遷在此讓夫差口出此言？然而太史公此處讓文意為之一頓，乃是為了帶出下一段借子貢之口，實則真正道出夫差心聲之語：

子貢曰：「越之勁不過魯，吳之疆不過齊。王置齊而伐越，則齊已平魯矣。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，夫伐小越而畏疆齊，非勇也。夫勇者不避難，仁者不窮約；智者不失時，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。今存越示諸侯以仁，救魯伐齊，？加晉國，諸侯必相率而朝吳，霸業成矣。」<sup>41</sup>

果不其然，夫差希望能成就霸業，圖個「存亡繼絕」的美名；而子貢與夫差的這段對話，也明白地揭示了夫差妄想成為天下霸主的心態。所以《史記 仲尼弟子

---

<sup>40</sup> 《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》，頁 881。

<sup>41</sup> 《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》，頁 881。

列傳》當中這段子貢出使列國以救魯的記敘實在饒富深意。

綜上所述，不難發現在司馬遷的認定裡，夫差是個好大喜功的君王。也正因为這樣的性格，才屢屢受敵人和臣下箝制、矇蔽而不自知。縱觀司馬遷筆下的夫差，其實他並非是個愚昧可笑的君王，他也曾經歷過大有為的人生階段。然而過度膨脹的野心和識人不清的結果，卻為他帶來悲劇的下場。我們認為，司馬遷最終意圖要表達的，是夫差其人墮落的過程。是以最後夫差兵敗自縊，《左傳》僅載夫差言曰：「孤老矣，焉能事君？」而後「乃縊」<sup>42</sup>；而在《國語 吳語》當中卻有「夫差將死，使人說於子胥，曰：『使死者無知，則已矣；若其有知，吾何面目以見員也？』遂自殺。」<sup>43</sup>的經過。在《史記》當中，太史公便將這段臨終前的懺悔照章全錄，顯見對夫差最終的際遇，在太史公的筆下是猶有同情的：

吳王謝曰：「吾老矣，不能事君王。」遂自殺。乃蔽其面，曰：「吾無面以見子胥也。」<sup>44</sup>

吳王曰：「孤老矣，不能事君王也。吾悔不用子胥之言，自令陷此。」遂自剄死。<sup>45</sup>

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；鳥之將亡，其鳴也哀。」對於自己一生當中所犯下的過錯，夫差臨終前表示懊悔慚愧之意。或許正因為這番沉痛的省悟，才讓太史公對於夫差之惡沒有過度苛責吧。最後，吾人引用子貢所言，以歷史的角度，來總結

---

<sup>42</sup> 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頁421。

<sup>43</sup> 《國語 吳語》，頁628。

<sup>44</sup> 《史記 越王句踐世家》，頁692。

<sup>45</sup> 《史記 吳太伯世家》，頁581。



太史公對夫差其人及吳國滅亡一事的看法：

子貢曰：「吳王為人猛暴，<sup>46</sup> 臣不堪，國家敝於數戰，士卒弗忍；百姓怨上，大臣內變，子胥以諫死。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，是殘國之治也。」

46

有這樣可悲可嘆的君王，與為己營私的大臣，求國無危，豈可得乎？

---

<sup>46</sup> 《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》，頁 8 8 1。